名家新作

童年的山，儿时的路

谭谈

年关临近，喜事频传。故乡的山村里，又将举办村民文化艺术节了。老家的乡亲，喊我回去站台，义不容辞。

离跨年还有两天，我便回到了故乡。

在湘中涟源的中部，两座大山之间，有一个连绵十余里的山谷，被称作十里洞冲，散落着7个村寨，世代居住着谭、颜、胡等姓的人家，以谭姓居多，所以又被称作洞冲谭家。3年前，十里洞冲的洞花村，修复了一座毁坏多年的、有600多年历史的古桥。那年新年前夕，洞花村为庆祝古桥新生，在古桥前面的坪地里，耍龙舞狮，表演武术，演唱山歌，举办了首届弘扬洞冲地域文化的文化艺术节。此后，这个山冲里的7个村子，跨镇联手，把举办文化节作为一个新年传统节目延续下来。今年是第三届了。

第三届十里洞冲文化节，由龙塘镇洪界山村主办。洪界山，是我屋对面的山。小时候，我一开门，就看到一座青山，那就是洪界山。而我的屋背后，也横着一座山，它叫花山岭。我的两个姑母，分别嫁在这两座山的那面。嫁在洪界山那边的是大姑母，嫁在花山岭那边的是三姑母。从四五岁的时候起，我就常跟着父母，到山那边姑母家去“行人家”（走亲戚）。花山岭上土层很薄，长不出大树，满山全是茅草。而洪界山，石崖高耸，石崖间有较厚的土层，长出高大的树木。六七岁起，我就和同龄的伙伴们一起，上山砍柴火，扯猪草，到松树林子里捡菌子……

去大姑母家，要翻过洪界山。有两条过山的路。一是大坳，一是小坳。走大坳，路面平缓，但路途较远。翻小坳，路近些，但路面陡峭！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常常翻小坳。

所谓小坳，是夹在两座山峰之间那个坳下去的地方，有一个高高的石崖，如一块碑，立在坳顶。到了这个石崖下，就宣告爬到山顶了。

涟源山乡。　通讯员　摄

人们总要出几身老汗，才能到达这个石崖下。

屋背后的花山岭，在我童年的生活里，则有更多的记忆！我三四岁时，常生病。乡间谋士出主意，拜寄一个好人家，能避灾。而我的三姑母，子女多，家境好。于是，父母就让我拜寄了三姑母。这样，三姑父就成了我的寄爷子，三姑母就成了我的寄娘子。我就常在三姑母家吃住。

离三姑母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出产煤炭的山峰，叫金鸡坑。我们山这边的人，家里生火煮饭、煮猪食，就要到那里担炭。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挑着一担小箩筐，翻过花山岭，走二十多里山路，到金鸡坑担炭回家。

山顶上，有一座亭子，叫湘安亭。那时涟源县还没有建立，那是当时的湘乡县与安化县的分界亭。我们那边，是湘乡，山那边，是安化。

山顶上那个亭子，是民间爱心人士，为翻山挑脚（担担）的人，提供一个歇脚的地方。夏天，亭里有免费的茶水。冬天，这里有暖身的炭火。

这个晴朗的冬日，我们沐着暖暖的冬阳，与洪界山村的村支书、涟源市的驻村干部、谭氏家族的族长一道，前往洪界山。就是这个冬天，洪界山村的村民们，自筹资金，开山劈石，把一条能通汽车的大路，修到了山顶。

车到山顶后，我们走下车来，拐上了一条隐藏于柴草丛中的采药人踏出的路。我今年八十有二，不是孩童时候那个灵活如猴的细伢子了，我只好在路边捡了一根竹棍棍，拄着它护身，往山的深处走去，寻找当年自己走过的那条山道。

一会儿，前面传来惊呼声！一处美景出现在人们面前：一处石崖，活灵活现如一匹奔跑的骏马，立在那里。那个昂起的马头上，有人给它披了一条红绸子。我猛然想起，过了这个农历年，就是马年了！人们期待着来年的祖国如骏马奔驰！

因为天气的原因，原定2026年元旦举行的十里洞冲文化节，提前一天就举行了。

这一天，十里洞冲的山民们，纷纷汇集到了洪界山下。这个山村里，一张张笑脸闪动，一声声锣鼓喧天。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几个村子的村民，穿着特制的文化节的服装，举着一条布龙登台了。欢快的锣鼓声响起，布龙在几个村民的手里，上下翻腾起来……这个小山村的文化节开始了！

主持人喊我上台去对自己的父老乡亲讲几句话。一股热流，顿时涌上我的全身。我面对巍峨的洪界山，面对着山脚下那一片乡亲们汇集起来的欢乐的人海，动情地说：“我是曹家坳的。从小就爬屋前屋后的这两座大山，是在这大山里长大的。是这两座大山教会我做人，教会我走好人生的路：只要你坚持前行，再长的路都在你的脚下；只要你不断攀登，再高的山也比你矮！是大山教会我的这种精神，让我刻苦自学，使我这个只有高小毕业文凭的人，学会了写书。一个没读过什么书（上学）的人，写书给那些读了书（上了学）的人读……今天，我要把这两句话，送给故乡的后辈青年，希望你们坚持前行，坚持攀登，创造自己精彩的人生！”

山谷间，响起一片雷鸣般的掌声。这是故乡给我这个游子最高的奖赏！

难忘童年的山，难忘儿时的路，难忘养育我的故乡和故乡的风景！

汉诗新韵

候鸟

（外二首）

黄义

西伯利亚的寒潮，
阻挡不了挥舞的翅膀。
我，身披霜风的候鸟，
落回在东古湖上。

洞庭芦苇随风摆动，
犹如从远古射来的响箭。
它以离愁为弦，
击穿我对楚地的想念。

我涉水，凌波微步，
去探寻芈月遗落的踪影。
我踏着阳光，飞越湖天，
来倾听屈子求索的行吟。

细语和清鸣掠过湖面，
那是人类与鸟类抒写的浪漫楚章。
你怀揣人间烟火风尘仆仆，
我与万鸟翱翔起起伏伏。

鹿角码头

古战场砂石成堆。
也许沉醉了，阳光微醺。
杨幺的水寨、牛皋的驻地，
沙场与砂场在岁月里换防。

老商埠时过境迁。
或许沉睡了，湖水荡漾。
斑驳的渡船、出土的陶窑，
遥想当年壮阔的影像。

码头是泊岸的遗址，
不再着手远航，
呦呦鹿鸣，沉吟唐风宋雨，
鹿角，只以温驯的姿势眺望。

这尘世有多少沉郁的凝眸，
无论启航，还是归途，
你奔赴千里之外，
我端坐堤岸之上。

老戏

一道身影闪过村头，
那个黄昏提着折叠凳，
猫腰去看老戏的人，
是我屋后的九元舅。

锣鼓、大筒声悠扬，
像土地粗犷火辣的邀约。
汨罗老调一步三叹，
如浓酽的豆子芝麻茶香。

戏里每一款脸谱、水袖，
都藏着忠奸、善恶和悲欢。
生旦净丑粉墨登场，
唱念做打是戏外的炎凉。

千年的唱腔，
如河面上的月光，
照亮归家的路程，
慰藉我渐渐佝偻的村庄。

作家写作家

险峰无惧

鲁丹

望城教师作家谭险峰，人称“险公”。他的创作广有涉猎，儿童文学创作成果尤为丰硕；同时深耕教育一线，悉心培育文学新苗，事迹在当地有口皆碑。

险公的文字朴素纯净，意趣盎然，那些鲜活的童话、诗歌，如磁铁般吸引着小朋友们。《柳树娃娃》一诗，便将童真与自然融于笔尖：“呼呼/呼呼/风给柳树梳头啦/哗啦/哗啦/雨给柳树洗澡啦/柳树清洁了/柳树美丽了/柳树娃娃美丽啦。”其诗集《小河的礼物》开篇同名诗作，更以细腻笔触触动人心：“我给冰块呵热气，嗬，穿了一个洞洞啦！我用小绳儿穿着，当作小锣提回家。刚刚提到家，冰块流泪啦。冰块冰块告诉我，是不是想念河水妈妈？”“冰块流泪”“想念河水妈妈”的拟人化表达，触动了内心柔软的角落。谁道冰“冷”？它也会流着泪想妈妈，多么朴实而纯真的情感，活脱脱一片“冰心”。

一颗童心在诗意的文字里怦然跳动。从《大象拔河》到各类短篇作品，险公总能于日常细微处，采撷出最动人的部分，让人读后内心瞬间丰盈而柔软。他不仅在创作中守护童真，更在生活中与孩子们打成一片。在望城乡村中学任教时，回家路上常被孩子们“截胡”讲故事，是方圆数里出了名的“孩子王”。

险公笔耕不辍。身处偏远地区的他，既要肩负繁重的教学工作，应对家庭温饱的窘迫，更因“家庭出身”问题一度备受煎熬。即便在这样的“夹缝”中，他仍出版了《小河的礼物》等著作10余部，发表童话、寓言、小说等600余篇（首），童话《怕老虎的小虎》获“张天翼童话寓言奖”。

创作与教学，在险公的生命里从未分家。扎根教育一线四十个春秋，他倡导“学者、作者、导师”三者合一，将创作经验融入教学，全心培育文学幼苗。20世纪90年代，他先后在望城七中和一中创办“花蕾”“雏鹰”文学社，逐字逐句精批细改学生习作，再将这些饱含灵气的文字刻写、油印成刊，助力佳作飞向全国、化为铅字。据统计，他累计辅导学生在各类刊物发表作品500多篇，许多学生斩获全国性奖项，两个文学社也多次获评“全国先进文学社团”。凭借深厚的积淀，他还被推选为中国青少年写作研究中心学部委员，在国家级刊物发表教育教学论文近百篇，不仅为闭塞乡村打开了通往文学殿堂的大门，更探索出独辟蹊径的语文教学范本。

这份“创作不停、育人不止”的坚守与担当，根源在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滋养。在这所毛泽东曾学习、工作八年的名校求学期间，先辈的奋斗精神深深震撼并感召着他，让他既萌发了作家之梦，也立下了深耕教育的志向。毕业后，他主动请缨执教穷山僻壤，还特意将原名“怀古”改为“险峰”，暗下决心：即便前路如险峰，也要奋力攀登，绝不辜负母校的培养。

母校的培育让他心怀感恩，而这份感恩，更转化为帮带文学新人的热忱。湖南省寓言童话研究会成立后，他曾任副秘书长，为社团运作倾注大量心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常牺牲休息时间，与本土文学青年深入交流，并结成忘年之交。由他与杨里昂老师力荐加入湖南省作协的邓建华，如今已在文坛卓有成就。

算起来他今年88岁，早已无需再“攀越险峰”——10年前一场大病，让他的创作征程戛然而止，但他用一生践行的“无惧艰难、守护童真、托举后辈”的精神，却早已通过文字与桃李传承下来。

（作者鲁丹，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协会员；谭险峰，湖南省作协会员、知名儿童文学作家。）

微小说

关于一只鸟儿的叫声

陈子赤

春天，天蒙蒙亮时，东方的天际刚泛起一抹鱼肚白，屋后那棵历经沧桑的老槐树上，一只灰白色的小鸟便如期而至，它站在枝头，清脆的啼鸣划破清晨的宁静。那叫声，一句悠长，两句短促，宛如一首古老的歌谣，在晨风中轻轻摇曳，带着几分神秘，几分诗意。可它究竟在诉说些什么？是春天的讯息，还是生活的絮语？家里三代人，围坐在餐桌旁，各有各的解读，尤其是奶奶和妈妈，她们的争论成了家中清晨的趣谈。

奶奶是家里的主心骨，她操持着全家的大小事务，脸上总挂着岁月的痕迹，却眼神坚定。她觉得小鸟的叫声分明是催促：“快起来，快起来，新的一天开始了，别让时光白白溜走。”在她看来，这鸟鸣是生活的号角，提醒着每个人肩负的责任。

妈妈在娘家时，是出了名的“赖床虫”，她总爱在温暖的被窝里多赖一会儿，享受着片刻的安宁。她偏认为小鸟在温柔地低语：“还睡睡，还睡睡，春天还长，梦还未醒。”对她而言，这声音是心灵的慰藉，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

这时，奶奶便开始行动，她轻轻推开房门，挨个唤醒全家人，从爸爸到小弟，一个不落。她的声音温和却有力，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妈妈却仍窝在被子里，瓮声瓮气地抱怨：“这么大早的，叫死呀！让我再眯一会儿。”那声音里满是不情愿，却也透着几分可爱。

小弟那时还小，刚学说话，跟妈妈睡。听多了妈妈的埋怨，他也偶尔从被窝里钻出，奶声奶气地重复：“这么大早的，叫死呀！”口齿还不清，但谁都能听出那稚嫩的模仿。妈妈听了反而高兴，亲亲弟弟的脸，搂着他转身又睡去，仿佛那小小的抱怨是清晨最甜美的旋律。

随后，一家人陆续起身，各忙各的。奶奶走进堂屋，手持菜刀，将猪草剁得咚咚响，那声音如同晨间的鼓点，宣告着一天的开始。妈妈这才揉揉困倦的双眼，窸窸窣窣地穿上衣服，不太情愿地拎起锄头和镰刀，下地干活。她的步伐虽慢，却带着一种无声的坚持。

那年冬天，寒风凛冽，奶奶突然病倒了，一连几天汤水不进。她的脸色苍白如纸，眼神却依然明亮。临终前，她努力睁开眼，望向床边的人。全家都明白，奶奶在找她的接班人。爸爸从南方赶回来，眼眶泛红，问她还有什么交代。奶奶只轻轻摇头，嘴张了张，却发不出声音。直到妈妈走到跟前，奶奶静静看了她一会儿，眼中闪过一丝欣慰，这才合上了眼，仿佛将所有的期望都托付给了她。

第二年春天，万物复苏，赶上分田到户，妈妈接过了奶奶持家的担子。她的眼神变得坚定，步伐也愈发稳健。那只小鸟，也不知何时又飞了回来，依旧站在那棵大树上啼叫。天刚亮，它的声音在晨风中飘荡。可如今妈妈一听，却一下子坐起身，再也睡不着了。那鸟鸣声，听来竟像是：“快起来，快起来。”它不再是简单的音符，而是责任的召唤，是生命的延续。

妈妈仿佛变了个人，不再赖床，反倒像当年的奶奶一样，朝屋里唤道：“起床了，起床了。”她的声音里多了几分威严，却也不失温柔。弟弟五岁了，在读幼儿园，不知是不是受了妈妈从前的影响，也爱赖床。妈妈一叫，他闭着眼睛嘟囔：“这么大早的，叫死呀！”分明还没睡醒，那稚嫩的声音里满是不情愿。

妈妈顿时一怔，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呆了很久，很久。她仿佛看到了自己从前的影子，也看到了生活的轮回。那鸟鸣声，在清晨的空气中回荡，不仅是自然的旋律，更是家族传承的象征，是爱与责任的交织。

“忠义仁勇”关风桥

黄三畅

关风桥，是架设于武冈市邓家铺镇石龙兴村滩里自然村境内的一座风雨桥。

此桥，全长35米、宽4.35米。三座石墩，两头靠岸各一座，中间一座为楔形，勇敢地迎击着流水。桥的粗大檩木上横铺木板；两边是座板，便于行人休息；桥架为重檐悬山顶，正中建六角攒尖顶阁楼，两端筑重檐庑顶牌楼。桥东顶梁上书楹联：“關锁水口”“风清滩头”；桥西顶梁上书楹联：“關系龍江”“风媲璘玢”。两端均从八字形石阶上桥。

关风桥为资水二级支流龙江上仅存的两座风雨桥之一。始建年代无从考证。明万历元年（1573年）和清咸丰六年（1856年）进行过补修，现存桥梁系民国六年（1917年）复修；1983年和2017年又分别进行了两次修葺。

此桥为什么叫关风桥，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唐末潭州（今长沙）节度使邓处讷（武冈人）的公子来到邓家铺，其所处平畴是一块盆地，穿过这片平畴，就被东北面的山壑紧紧夹住，那夹缝口，就叫“风水口”。邓公子和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风水口”的重要性非同寻常，于是决定做两件事，一是舞水龙灯，祈祷龙神保佑；二是在壑口稍上游建一座风雨桥，以作为锁钥，桥名就叫“关风桥”。

另一种说法是：三国时蜀国留守荆州的关羽有一次巡视都梁县（武冈当时的名称），听说滩里这地方清正成风，就特意来视察。后人景仰关羽的“忠义仁勇”，便在此建桥，并在桥中北侧筑坛，坛上安放关羽、关平、周仓的雕像以敬奉，桥名关风桥。

关风桥与滩里水龙灯是分不开的。桥东端滩里村人每年首次舞水龙灯，必先到桥下首不远的观音庙去祭龙，然后龙灯队伍来到竹排上，逆流而上，鞭炮齐鸣。

说到关风桥，应该绕不开这两个人物。一个是曾华。据《元史·曾华传》，曾华字萼叟，元末社会动乱，曾华捐家产招兵买马以为国效力。他在军中屡建大功而不断升迁，官至明威将军、广东道宣慰使等。曾华曾在浙江浦阳一带打仗，离开后，浦阳人在县庭建了一块纪念碑；与他同时代的大文豪宋濂写了碑文，题名《嘉政记》。曾华出生的村子就在关风桥往下4公里处。

民间传说还提及一个张大师，据说原是南宋的一个宰相，被奸臣排挤后云游四方，辗转来到武冈的邓家铺。传说他见离扶峰山不远的关风桥搞大修，而关风桥与道教的“关圣帝君”有渊源，就带着门徒来助力。他们把伐倒的树木浮在水里，用鞭抽着逆水而上，比顺水而下的速度都快。

到了20世纪50年代，关风桥上演绎了一出感人的悲壮剧。刘勇，是与武冈相邻的新宁县马头桥人，他曾在离关风桥不远的邓家铺扶峰中学求学。他参加了解放军，后随军到邓家铺镇搞土改。有一天刘勇去邓家铺街上办事，走到离关风桥不远的山脚下，暗中跟踪的几个土匪把他围住，他勇敢地与他们搏斗，最后寡不敌众，惨遭杀害，遗体被扔到桥下的水里。后来邓家铺镇建了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的7位烈士，刘勇就是其中之一。

如今，关风桥已不是交通要道，行人、车辆要过江，稍上游有钢筋水泥桥；但它仍横架在人与人心头，传承着“忠义仁勇”精神的文脉，在岁月中静静守护着一方水土与人心。